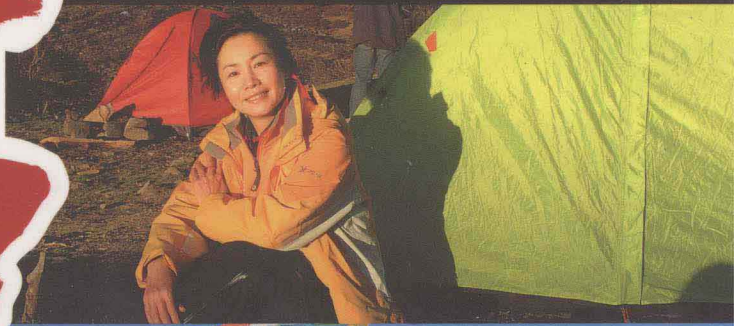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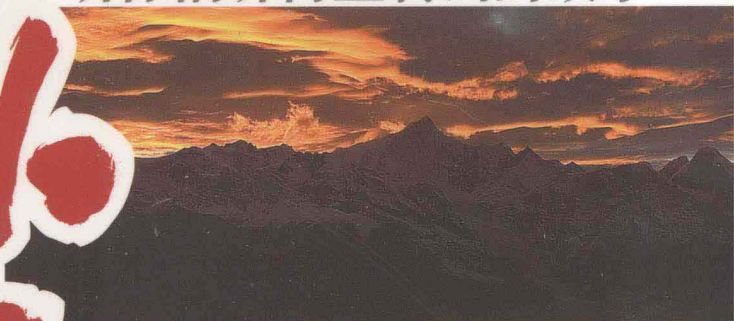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在世，
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试探自己精神和肉体的极限，
若有机会，
不妨纵情一试！

听徐俐讲梅里转山的故事

转山



徐 俐 张天蔚 著

◆ 漓江出版社

目录

序言 / 005

引子 / 008

缘由 / 010

铁定的决心 / 018

上路 / 024

第一道险隘：翻越多克拉垭口 / 036

扎西是个奇迹 / 050

多克拉“遇险”记 / 058

带着别人的灵魂上路 / 062

五天后，见到了第一个村子 / 070

三爷老熊 / 084

领略“西部” / 094

渴望已久的温泉 / 100

逃离察瓦隆 / 110

那一刻，我真的走傻了 / 120

晒急，晒恼，晒得无处可逃 / 130

世外桃源来得村 / 138

说拉，我看见你了 / 150

小溪在何处流淌 / 158

求醉 / 168

落脚在天边的“季候鸟” / 172

转过，走过，还有什么？ / 182

感受宗教 / 188



“幸福女人关键词”

□宁静 □丰富 □独立 □光彩照人



阅美文化 丰富 图书推介



37码走埃及

金韵蓉 / 著
2010年6月出版
定价：35.00元



魅力之家

新羽西 / 著
2009年12月出版
定价：198.00元



跟胖星儿学做菜

胖星儿 / 著
2010年1月出版
定价：30.00元



东京厨房

[美]森山奈绪美
威廉·道尔 / 著
陈洁茹 / 译
2010年11月出版
定价：25.00元

阅读让生活更美好



垭口

听徐俐讲梅里转山的故事

漓江出版社

目录

序言 / 005

引子 / 008

缘由 / 010

铁定的决心 / 018

上路 / 024

第一道险隘：翻越多克拉垭口 / 036

扎西是个奇迹 / 050

多克拉“遇险”记 / 058

带着别人的灵魂上路 / 062

五天后，见到了第一个村子 / 070

三爷老熊 / 084

领略“西部” / 094

渴望已久的温泉 / 100

逃离察瓦隆 / 110

那一刻，我真的走傻了 / 120

晒急，晒恼，晒得无处可逃 / 130

世外桃源来得村 / 138

说拉，我看见你了 / 150

小溪在何处流淌 / 158

求醉 / 168

落脚在天边的“季候鸟” / 172

转过，走过，还有什么？ / 182

感受宗教 / 1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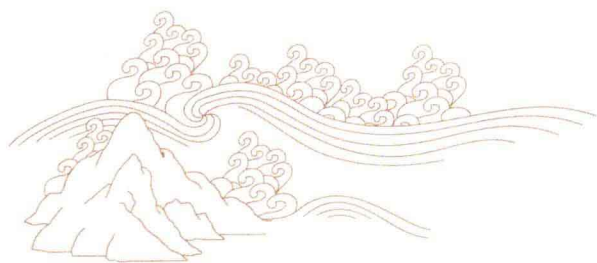
序言

按照出版计划，出版社继续延续了我的讲故事系列，封面上标注了“听徐俐讲转山的故事”，其实这本书是我与我家先生合写的，因为这是我们两人的一次共同经历。事情发生在2009年的10月，我和先生在梅里雪山外转线上徒步了十多天，作为一对非专业“驴友”，且年届中年，披星戴月，风餐露宿，翻山越岭，能完成高原上那一路长距离的行走，其间的甘甜辛苦唯自己才能体会。原想着这本书应该早些写出来，但先生是评论家，时时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平素不屑与我等在电视上念新闻稿的为伍，尤对明星出书系列的写作之人时有戏谑，引他与我同在一册实为不易。久而久之，时间就这样耽误了下来。

决定两人合写，才发现合写的不易，多因为互有依赖，又因为互有冲撞，几经磨合，数次调整写作结构，才最终确定转山过程的主体由我来叙述，先生对其过程的某个节点若有感悟，也写下来附在我相关章节的后面，作为读者阅读的补充。所以仅就某一过程而言，读者会读到两个版本，或许存在情节上的重叠，但我与先生各自对此的体认定有不同。不知读者是否会因此觉得多些生趣。

图片说明及随行几个人物的描写都是先生完成的，而他本人最为看重的是他的《感受宗教》，这是他愿意写的东西，集合了他在这方面多年的思考。每每经过神龛大殿，先生从不许愿跪拜，不看他的文章，我也不知宗教在他的内心究竟是何分量。我们自诩自己的转山并没有丝毫的宗教含义，但试图借助某一特别的过程达到某一特别的目的，其本身就难脱宗教的本质色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先生《感受宗教》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次纯粹的心灵之旅，在对宗教的渐次认知中达到自我厘清，从而将心灵安放在一个自认妥帖的地方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这一份心灵的妥帖对现代生活中陷入各种纠结的人们尤显重要。

十万字不是一个大的篇幅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借此将写作较长时间地坚持下来。我不认为自己多么有写作天分，更多是因为唯有写作，或者唯有伏案的特定状态，才可能促使自己有更多的安静，更多的思考，不至于将日子过得浑浑噩噩。谁都知道新闻业者有一种自我陶醉般的忙碌快感，我唯恐那样的忙碌过后自己的内心仍将一无所获，所以让自己安安静静地想些事，写些文字，作为对忙碌生活的调剂，是我目前乐意实践和奉行的存在方式。这是我的第三本小书，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，等等看吧。





引子



最初的兴奋与冲动过后，我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，继续循环着以往的日子。而在日子的流逝里，又分明记惦着一件紧要的事情应该完成，那便是对自己一年前的一次异常之旅的深切打量和整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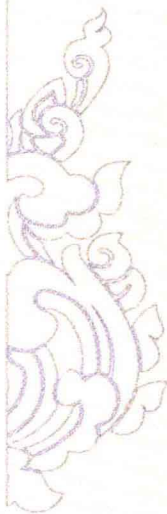
虽说异常，却也不是什么格外的壮举，尤其对那些常年在外流浪与行走的人，只是同我的日常生活状态相比，它多少显出了特别。能够证明这种特别的，是当我告诉那些好奇的人们之后，人们无一例外地露出极惊讶的表情：你呀？真的呀？太了不起了——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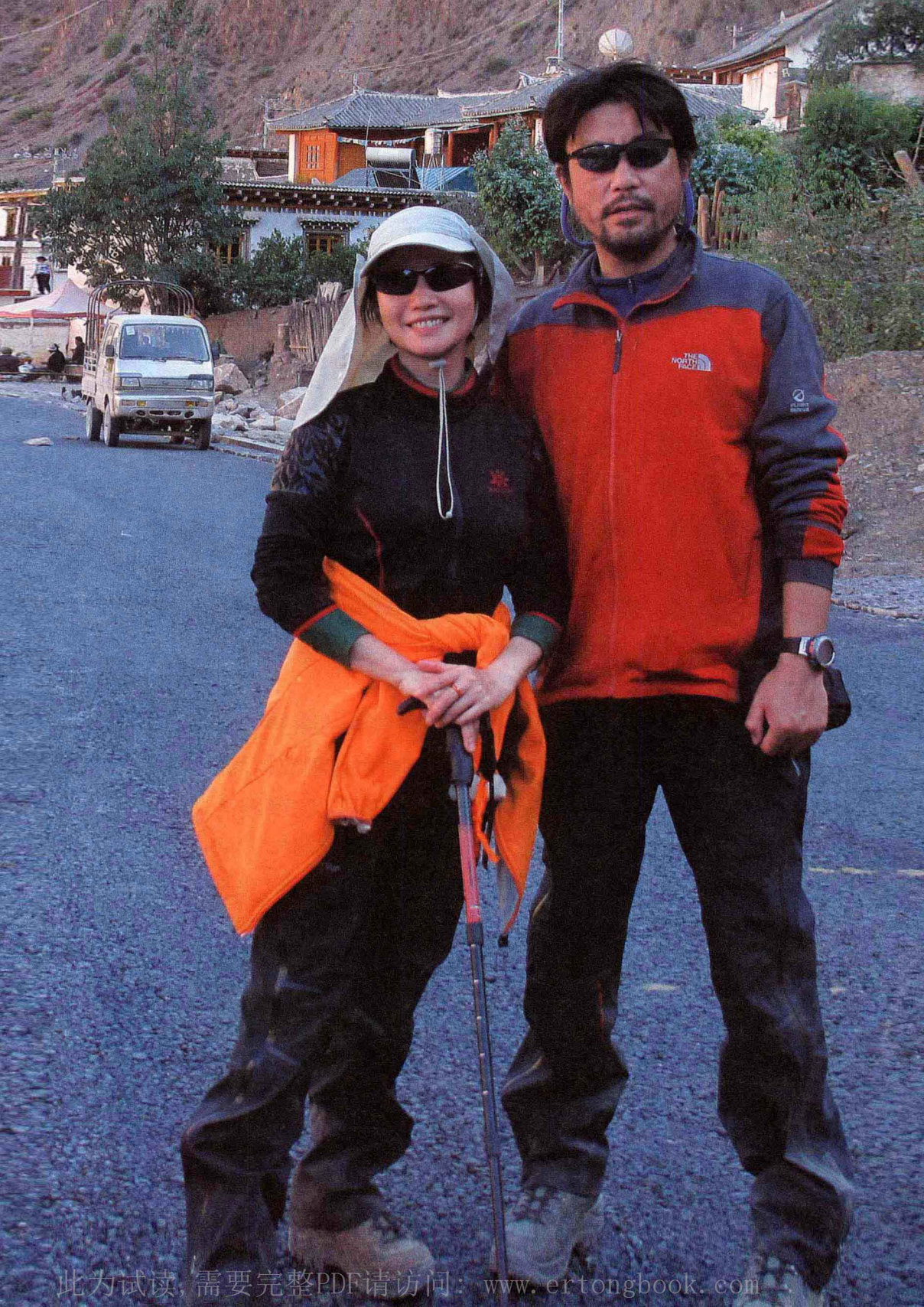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日常生活，是早起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喝茶，读书，然后等待着下午至夜晚工作的开始。偶尔同朋友聚聚，在一些有着或大或小、或真或假的个性的僻静去处，或与美食狂欢，或做深夜清谈；再偶尔逛逛街，按照自己对所谓时尚的理解与消解，甄选些既优雅经典又时尚精致的穿戴。总之，我的生活同都市大部分白领的生活一样，虽说工作性质和平台有所不同，但总体生存状态没有本质差异，都是在追求社会身份名利双收的同时，尽量过着舒适随己的日子。

怎么就去转山了呢？

转山，对着灵性的大山反复绕走的仪式。藏人相信，遭遇苦难的人借此能得到罪孽的洗脱与身心的净化。转山者，必须舍去己身私欲，仅为他人祈福而行。

我去梅里雪山转山了。不为洗清罪孽，只为实在的劳其筋骨，和设想中的苦其心智，在生命中多留下一些关于活过的模糊记忆。





缘由



梅里，藏语为“神圣”之意，处滇藏交界，南接碧罗雪山，北连西藏阿冬格尼山，十三座群峰一线相连，主峰卡瓦格博峰（汉译太子峰）高6740米，为藏区八大神山之首，终年云雾环绕，庄严静穆，摄人魂魄。

去梅里转山，皆缘起我和丈夫2008年9月在丽江休假。那年在古镇发呆不过三日便有些烦，没别的，委实人太多，想象中呆头呆脑、无所事事的境界已经难觅，我们想逃离，而逃离的最佳去处自然便是梅里。梅里从丽江再往西，途中有丽江的朋友派车送行，一路还可顺带看看虎跳峡，当然最好不过。这样的随性而起，有种走哪儿算哪儿的任性和惬意，我为这种任性而格外自喜。女人是喜欢任性的，如天赋人权一般，任性恰象征着女人天然的自由。

尽管只是路过，虎跳峡还是值得一看。现在去虎跳峡的路已经十分好走，车可以开到峡谷外缘，然后再步行数公里便到达浊浪排空的“虎跳”之处。因为喜欢走路，那段常人看来不算太短的路程，我走起来十分轻松。看虎跳峡是需要一些勇气的。我们去的时候水量极充沛，只见金沙江心盘踞着一块巨大的礁石，形状确似伏卧的猛虎，“虎头”强健而硕大，奔腾而下的江水遇到猛虎的拦截撞击，顺势在“虎背”、“虎头”上拍起滔天巨浪，激越的狂涛声在峡谷的回荡下，像是云间雷霆，震耳欲聋，惊心动魄。

我们沿修好的石梯一直下到了最低端，就是最靠近虎跳石的岩石边，在那里，互相间贴近耳朵说话已听不完全，只有狂涛震耳欲聋的轰鸣。因为离“虎头”很近，拍起的水雾完全将人身笼罩，水雾是清凉的，仿佛带着某种颤抖，那颤抖像是警告，警告人们不要再肆意靠近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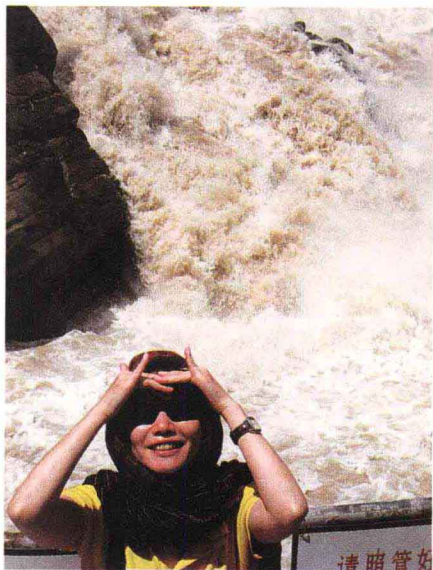


又像是安慰，毕竟只是水雾，不再有水的狂野，浪的狰狞。水雾只是笼罩，再不能将亲近它的人们席卷和吞噬。

无论是警告还是安慰，站在岩石上的我始终心惊肉跳，恐惧之中一直在想：当年长江漂流的勇士，面对这样狂浪的江水何以就能纵身一跳，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于未知，甚或竟是交付于确知的死亡之旅？美国的勇士也曾来看过，但是他们放弃了漂流，在对自然的挑战和对生命的郑重之间，他们选择了生命。我对那些英勇赴死的中国勇士们充满了痛惜：为什么一定要拿生命去证明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拥有那样的证明呢？行为固然壮烈，勇气固然可佩，可还有什么比活着看千年江水自然流淌，在心灵中体会壮怀激烈，来得更实际、更理性、更合乎大自然的规律定数呢？

我只是一个俗人，本能地贪生怕死，无法想象一个勇士的视死如归。或许他也曾害怕过，只是害怕过后，他仍将害怕转为决然的一跳，在大自然缔造的惊骇景象中化为永恒。

在虎跳峡没有过多耽搁，因为惦记着中甸有朋友在等。中甸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，离梅里还有三百多里，去梅里的观光客都须在中甸留宿，第二天早起上路赴梅里，当天还可赶回丽江。多数人都是这样选择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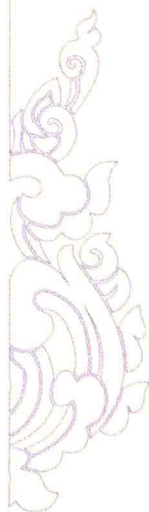
中甸留宿一夜，第二天在当地朋友老熊的陪同下开车去梅里。老熊的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人，他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，平时也多讲汉语，但骨子里仍自认为藏族人。在藏区的分割上，滇藏交界之处归于“康区”，此处的藏族汉子即为声名赫然的康巴汉子，老熊自然也是，只是没有传说中康巴汉子的高大，但却是敦实健壮的。

从中甸到德钦有约4小时的路程，一路盘山而绕。德钦是云南最西端的一个县城，也是当年茶马古道在云南的最后一站，再往西走就是西藏，全县总共六万人。到了德钦，梅里就到了。

早听过当地人流传一种说法：**倘若进入梅里看到的第一眼，是梅里雪山完整的身形，此人必将幸运一整年。**可是拥有这种幸运并非易事，季节、天象，或许还有观山人与梅里与生俱来的缘分。我们第一眼眼中的梅里，多半的身形已显露在外，山的顶部一带却被薄云笼罩，看起来似是壮丽，却分明还有些遮掩的羞涩。以往没有看到完整山形的人，大多会原地等候，试试自己的运气，有的人一等数天，终究也无缘相见。这样的故事形形色色，多数还神乎其神。

我们原本就是来看梅里的，再无其他的事情，索性就在山对面那条唤作飞来寺的小街上一家名为“季候鸟”的咖啡馆坐下，等着云开雾散。不知为何，我似乎一点也不担心那云的散去，因为我的想象里那云是一定会散去的，无需问为什么，这个信念一直坚定不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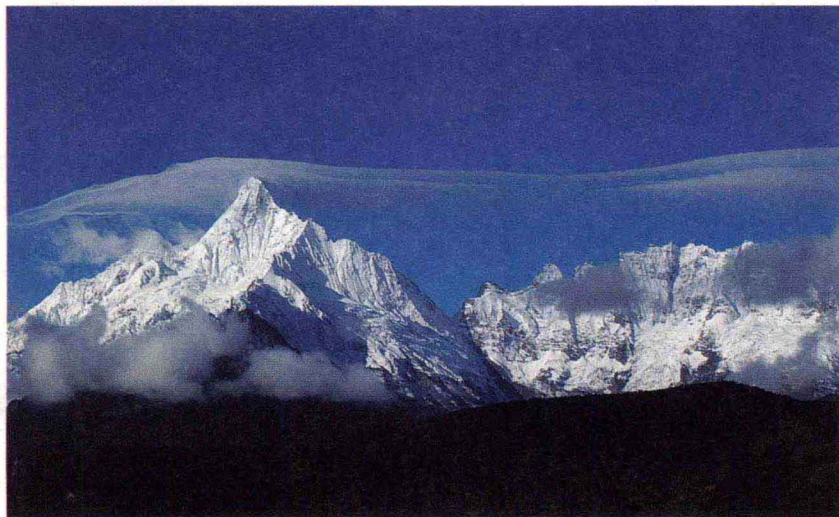
才是午后，咖啡馆里没有客人。听说这家“季候鸟”是这片山上的第一座咖啡馆，因为有了它，其他人才随后把饭店旅社跟着开起来。咖啡馆已开了六年，主人是个杭州来的四川籍女子，名叫乔阳。乔阳还在午睡，我们来了一阵她才起床，神情有些懒散，跟我们的招呼也是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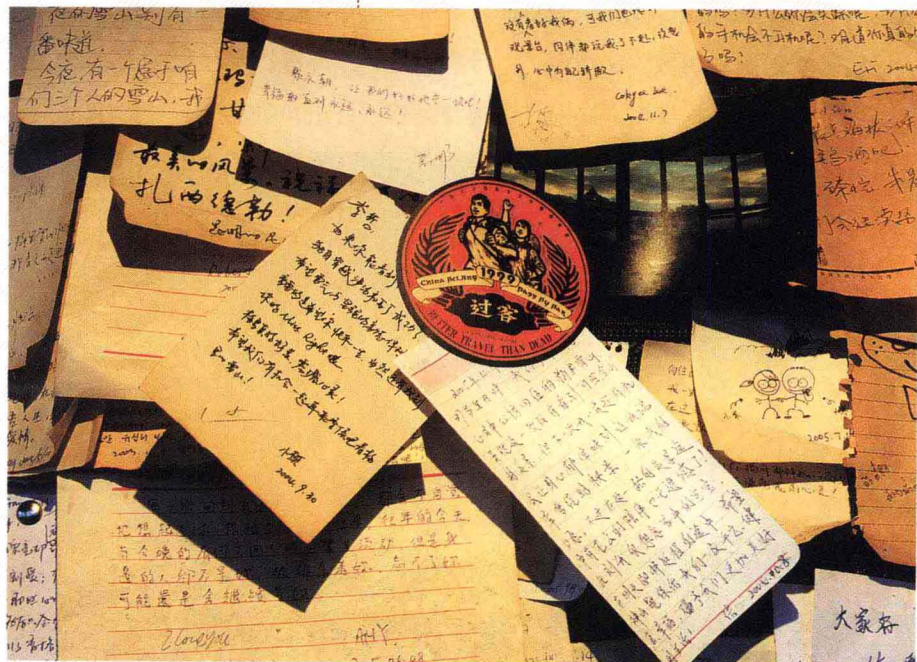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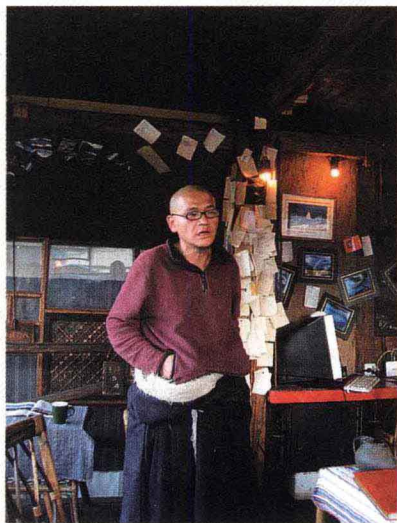
淡的，倒也不失礼貌。在阳光的背影里，我看乔阳约三十出头，面庞清秀，五官淡淡的，身材中等，胖瘦适中，整体看去倒也温婉柔和。我和先生都不喜热闹，乔阳的散淡正契合了午后阳光给予我们的照射——自然、随意、温暖，我们也随即懒散起来。懒洋洋地喝着咖啡，懒洋洋地闲聊。

一切都发生在这个下午。

见过各色人等的乔阳，似乎对我们这几个客人颇有好感，闲聊的话题看似随意，却没有半点不得已的敷衍。乔阳跟我们说了许多她在山上见到的各种奇人趣事，都是我们平日生活里不曾见过和听过的。比如她自己，她原本在杭州是个注册会计师，几年前烦了，便来到梅里开了这家咖啡馆，在此安身立命，进而不走了。她接待客人也要看心情，她笑着说：我跟店伙计说了，穿高跟鞋的不许进，穿西服的不许进，吆三喝四指手画脚的不许进，摆阔耍派的不许进，张嘴就美女帅哥的不许



季候鸟咖啡馆里最具特色的装饰，是这些过客们的留言。季候鸟经营至今已有六年，无数泛黄的纸片上，记录着一个个不知名的过客留下的激动或者感慨。不知道随着咖啡馆的关张，这些纸片将飘向何方。



进……进来了也想法子把他们弄出去，想吃的东西一律没有……

我们不仅莞尔：“为什么呀？” 乔阳说：这些人哪里是来旅行的，都是公款吃喝来凑热闹的，看着就烦，不许进！“那生意呢？” 我们问。“无所谓，我又不指着咖啡馆发财，能维持，能让我每年出去几趟就行了。”

乔阳是游山玩水之人，她已经独自走了中国的许多地方。她说话的语气里绝少惊怪，一副事事见过，原本就是如此的样子。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当下，她一个人又走到了三江源头，她将沿澜沧江顺江而下，一直走到东南亚的柬埔寨，全程耗时约4个月。

乔阳的生存状态对我和先生而言，是一个新鲜而真实的存在，我们曾听到过类似的人物故事，却从不曾实际接触，不知道他们的所想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。是源于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，进而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追求吗？是什么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？乔阳说，还有比她更典型的，她的咖啡馆眼前正收留了一个流浪诗人，诗人不像她，她好歹还有个咖啡馆做自己的栖身之所，诗人一无所有，走哪儿算哪儿，靠打零工度日，才从大理待了几个月过来，在这儿已经一个多月，他接下来会去新疆。我忍不住问：他想过明天吗？以后怎么办呢？他怎么生活？“干吗想明天啊，不用想那么多，诗人根本不想。” 乔阳回答。“你也不想吗？” 我问。“不用想啊，没必要的。” 声音细细的，无所谓的情绪中透着坚持与淡定。

随后诗人进来了。诗人三十七八岁，光头，戴着眼镜，上身一件灰紫色套头衫，腰间系着一件砖红色藏式长皮袍，一直落到脚面。一眼看去，诗人不像汉人，他皮肤黝黑，鼻梁高耸；也不像印象中的流浪者，